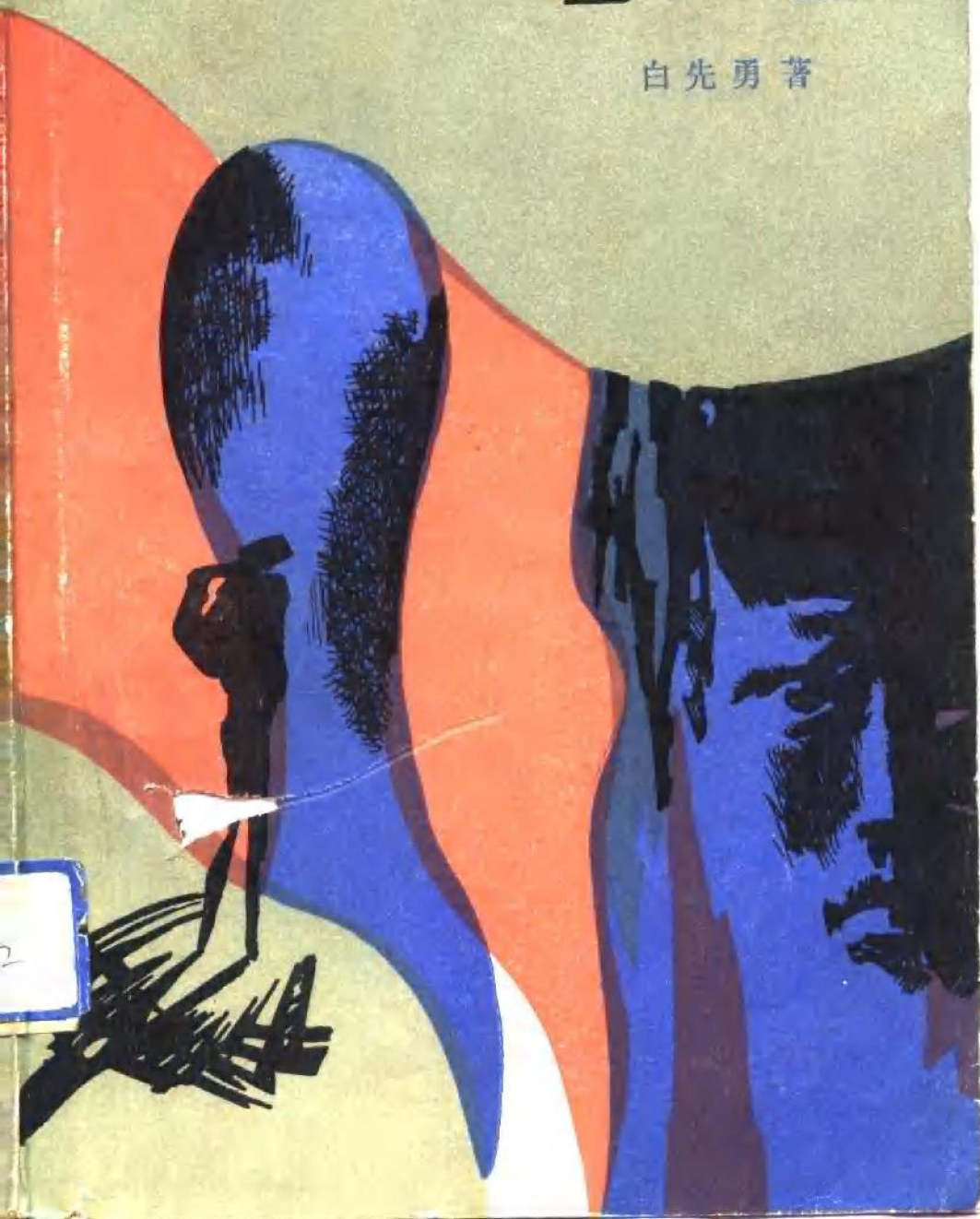


《海内外文学》丛书

孽子

白先勇 著



内 容 说 明

在台北市有一个隐形的“黑暗王国”，那里流传着令人心惊肉跳的传说，包藏着不能见天日的丑恶故事。“王国”的“国民”是一群被称为“人妖”的野性少年，他们身世凄凉离奇，被家庭、社会遗弃后流落到这里，把自己的青春和肉体出卖给社会上的“同性恋”嗜好者。他们身陷污泥浊水中，内心却渴望人的尊严，渴望世间温情。他们象一群失去窝巢的青春鸟，虽然拚命飞，却不知飞向哪里。作者在书中倾注了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

作者白先勇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5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白先勇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熔于一炉，创造出富有独特艺术光彩的作品：格调典雅隽永，人物形神兼备，文字洗练、流利。《孽子》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洞察人性、关怀社会现状的上乘之作，在海外颇有影响。

责任编辑：彭沁阳 赵水金

孽 子
Nei Z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插页 8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69,000

ISBN 7-02-000177-7/I·178
书号 10019·4128 定价 2.25 元



白先勇像

写给那一群，
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
独自彷徨街头，
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放 逐

1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拚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的喊道：

畜生！畜生！

2

布 告

查本校夜间部三下丙班学生李青于本月三日晚十一时许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猥行为为校警当场捕获该生品行不端恶性重大有碍校誉除记大过三次外并勒令退学以儆效尤

特此公告

省立育德中学校长高义天

中华民国五九年五月五日

在我们的王国里

1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有时候我们推一个元首——一个资格老，丰仪美，有架势，吃得开的人物，然而我们又很随便，很任性的把他推倒，因为我们是一个个喜新厌旧，不守规矩的国族。说起我们王国的疆域，其实狭小得可怜：长不过两三百公尺，宽不过百把公尺，仅限于台北市馆前街新公园里那个长方形莲花池周围一小撮的土地。我们国土的边缘，都栽着一些重重叠叠，纠缠不清的热带树丛：绿珊瑚、面包树，一棵棵老得须发零落的棕榈，还有靠着马路的那一排终日摇头叹息的大王椰，如同一圈紧密的围篱，把我们的王国遮掩起来，与外面世界，暂时隔离。然而围篱外面那个大千世界的威胁，在我们的国土内，却无时无刻不尖锐的感觉得到。丛林外播音台那边，那架喧嚣的扩音机，经常送过来，外面世界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中广公司那位女广播员，一口京腔，咄咄逼人的叫道：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港台国际贩毒私枭今晨落网！水肥处贪污案明日开庭！

我们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好像是虎狼满布的森林中，一群劫后余生的麋鹿，异常警觉的聆听着。风吹草动，每一声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只要那打着铁钉的警察皮靴，咯轧咯轧，从那片棕榈丛中，一旦侵袭到我们的疆域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倏地一下，做鸟兽散。有的窜到播音台前，混入人堆中；有的钻进厕所里，撒尿的装撒尿，拉屎的装拉屎；有的逃到公园大门，那座古代陵墓般的博物馆石阶上，躲入那一根根矗立的石柱后面，在石柱的阴影掩蔽下，暂时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我们那个无政府的王国，并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庇护，我们都得仰靠自己的动物本能，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求存之道。

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我们那几位白发苍苍的元老，对我们提起从前那些斑斑往事来，总是颇带感伤而又不免稍稍自傲的叹息道：

“唉，你们哪里赶得上那些日子？”

据说若干年前，公园里那顷莲花池内，曾经栽满了红睡莲。到了夏天，那些睡莲一朵朵开放了起来，浮在水面上，象是一盏盏明艳的红灯笼。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市政府派人来，把一池红莲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阁，池子的四周，也筑了几栋红柱绿瓦的凉亭，使得我们这片原来十分原始朴素的国土，凭空增添了许多矫饰的古香古色，一片世俗中透着几分怪异。我们那几位元老提起此事，总不免抚今追昔的惋叹：

“那些鲜红的莲花哟，实在美得动人！”

于是他们又互相道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姓名，追怀起一些令人心折的古老故事来。那些故事的主角，都是若干年

前，脱离了我们的国籍，到外面去闯江湖的英雄好汉。有的早已失踪，音讯俱杳。有的夭折，墓上都爬满了野草。可是也有的，却在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一个又深又黑的夜里，突然会出现在莲花池畔，重返我们黑暗的王国，围着池子急切焦灼的轮回着，好象在寻找自己许多年前失去了的那个灵魂似的。于是我们那些白发苍苍的元老们，便点着头，半闭着眼，满面悲悯，带着智慧，而又十分感慨的结论道：

“总是这样的，你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大么？有一天，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仍旧会乖乖的飞回到咱们自己这个老窝里来。”

2

昨天，台北市的气温，又升到了摄氏四十度。报纸上说，这是二十年来，最炎热，最干旱的一个夏天。整个八月，一滴雨水也没下过。公园里的树木，热得都在冒烟。那些棕榈、绿珊瑚、大王椰，一丛丛郁郁蒸蒸，顶上罩着一层热雾。公园内莲花池周围的水泥台阶，台阶上一道道的石栏杆，白天让太阳晒狠了，到了夜里，都在喷吐着热气。人站在石阶上，身上给热气熏得暖烘烘、痒麻麻的。天上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象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四周没有一点风，树林子黑魑魑，一棵棵静立在那里。空气又浓又热又闷，胶凝了起来一般。

因为是周末的晚上，我们都到齐了，一个挨着一个，站在莲花池的台阶上，靠着栏杆，把池子围得密密的。池子的周围，浮满了人头，在黑暗中，一颗颗，晃过来，晃过去，在绕着池子打圈

圈。在幽瞑的夜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浮着一枚残秃的头颅，那边飘着一绺麻白的发鬓，一双双睁得老大、闪着欲念的眼睛，象夜猫的瞳孔，在射着精光。低低的，沙沙的，隐秘的私语，在各个角落，嗡嗡营营的进行着。偶尔，一下孟浪的笑声，会唐突的迸发到浓热的夜空里，向四处滚跳过去。当然，这阵放肆的笑声，是从我们的师傅杨教头那儿发出来的。杨教头穿着一身绛红的套头紧身衫，一个胖大的肚子箍得圆滚滚的挺在身前，一条黑得发亮的奥龙裤子，却把个屁股包得扎扎实实隆在身后，好象前后都挂着一只大气球似的。杨教头穿来插去，在台阶上来回巡逻，忙着跟大家打招呼。手中擎着一柄两尺长的大纸折扇，扇一张，便亮出扇面“清风徐来”，扇底“好梦不惊”，八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来。杨教头喘吁吁的叫着，笑着，一走动，身前身后的肉皮球，便颤抖抖，此起彼落的波动起来，很嚣张，很有架势。杨教头自己封为公园里的总教头。他说，我们这个老窝里，地上有几根草他都数得出，在他手下调理出来的徒子徒孙，少说些，怕也不下三五十人。他常常挥舞着他手上那柄两尺长的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猛的戳到我们前来，喝骂道：

“这起屎养的，师傅在公园出道，你们还都在娘胎里头呢！敢在师傅面前逞强么？吃屎不知香臭的兔崽子们！”

有一次，小玉穿了一件猩红翻领衬衫，一条宝蓝喇叭裤，脚下的半统靴，磕蹶磕蹶，在台阶上亮来亮去，很俊，很帅，很骚包。不知怎的却触怒了我们师傅，他伸手一招锁骨擒拿法，便将小玉一只手扭到了背后去，冷笑道：

“你这儿根轻骨头，在亮给谁看？在师傅面前献宝么？可知道师傅象你那点年纪，票戏还去杨宗保呢！你的骨头有几斤，我倒要来称一称。”

说着另一只手，在小玉脖子狠狠一捏，小玉痛得直叫哎哟，一连讨了二十个饶。我们的师傅杨金海杨总教头，在公园里确实是个很有来历，很有身价的人物。他是我们的开国元老，公园里的人，他泰半相识，各人的脾性好恶，他通通摸得一清二楚。杨教头，手段圆滑，八面玲珑，而且背后还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替他撑腰，所以在公园里很吃得开。从前杨教头在中山北路六条通里几家酒馆饭店都当过经理领班，各色人等都应付过，见闻广博，路子特多，许多酒店旅馆都有他的眼线。哈罗哈罗，洋泾浜的英文，他说得出一大串，多得死嘎，日本话也能来几句，因此人又叫他六条通，条条都通。

据说我们师傅杨教头从前也是好人家的子弟。他老爸在大陆上还在山东烟台当地方官呢，跑到台湾却在台北桃源街开了一家叫桃源春吃宵夜的小酒馆来，杨教头便在酒馆子里替他父亲掌柜。那时候，公园里的人，夜夜都去桃源春捧场，生意着实兴盛了一阵。后来公园里的流氓也夹了进去，勒索生事，把警察招了去。有些人怕事，便不去上门了，生意一淡，关门大吉。后来别人又陆续开了潇湘、香槟、六福堂，但通通不成气候。公园里的人，至今还是怀念着杨教头那家桃源春。他们说，冬天夜里，公园里冷了，大家挤到桃源春去，暖一壶绍兴酒，来两碟卤菜。大家醺醺然，敲碗的敲碗，敲碟的敲碟，勾肩搭背，一齐哼几支流行曲子，那种情调实在是好的。杨教头提起桃源春，便很得意：

“我那家桃源春么，就是个世外桃源！那些鸟儿躲在里头，外面的风风雨雨都打不到，又舒服又安全。我呢，就是那千手观音，不知道普渡过多少只苦命鸟！”

后来杨教头跟他老爸闹翻了，跑了出来。原因是老头子银

行里的存款，他狠狠地提走了一大笔。据说那笔钱，完全用在了我们师傅的宝贝干儿子原始人阿雄仔的身上。阿雄仔是山地郎，会发羊癫疯的，走着走着，噗通就会倒下去，满嘴吐着白沫子。那次他昏倒在马路上，一双腿让汽车撞断了，在台湾疗养院住了半年，花了几十万，是杨教头出的钱。阿雄仔身高六呎三，通身漆黑，胸膛上的肌肉块子铁那么硬。一双手爪，大得出奇，熊掌一般。有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傻楞楞的伸出一双大手，抱住我们，使劲一搂。他的臂力大得惊人，吃他箍一下，全身的骨头都轧碎了似的，痛得我们大叫起来。阿雄仔最好吃，我们逗他，拿根冰棒在他脸上晃一下，说：“叫声哥哥！”他便伸手来抢，咧开嘴傻笑，咬着大舌头，叫道：“高高、高高。”其实他比我们要大十几岁，总有三十了。每次出来，他跟在杨教头身后，手里总是大包小包拎着：陈皮梅、加应子、花生酥，一面走一面往嘴里塞，见了我们，便扬起手里的零食，叫道：“要不要？”我们每人，他都分一点。有时杨教头看不过去，使用扇子敲他一记脑袋，骂道：

“你穷大方吧，回头搞光了，我买根狗屎给你吃！”

“徒弟们，还傻站在这里干么？”我们师傅杨教头趑到我们堆子里来，一把扇子指点了我们一轮，喝道：“那些大鱼回头一条条都让三水街的小么儿钓走了，剩下几根隔夜油条，我看你们有没有胃口要？”

说着杨教头喇一下，豁开了他那柄大折扇，“清风徐来”、“好梦不惊”，拚命扇动起来。原始人阿雄仔竖在杨教头身后，庞然大物，好象马戏团里的大狗熊一般。他穿着一件亮紫尼龙运动衫，崭新的，把他胸膛上的肌肉，绷得块块凸起。

“嚟，阿雄仔，你这件新衣裳好帅，是老龟头送给你的吧？”

小玉伸出手去捶了一下阿雄仔的胸膛，我们都笑了起来。我们想激我们师傅，就拿阿雄仔来开胃，老龟头是个六十开外的老色鬼，颈子上长满了牛皮癣。公园里的人，谁也不理他，他只有躲在黑暗里，趁我们不防备，猛伸出手来，抓我们一把。有一次，他拿了一包煮花生，把阿雄仔哄走了。事后我们师傅气得发昏，揪住老龟头，打得臭死。

“你他妈狗娘养的，你那一身才是老龟头送的呢！”杨教头一把扇子戳到小玉额上，骂道：“雄仔这件衣裳么，你问问他自己，是谁买给他的？”

“达达买给我的，”阿雄仔咬着大舌头，痴笑道。

“傻仔，在哪里买的？”

“今日公司。”

“多少钱？”

“一百——”

“他娘的，一百八！”杨教头一个响巴掌打到阿雄仔宽厚的背上，呵呵的笑了起来，“啊唷！这个小贼，原来躲在这里——”

杨教头发现老鼠畏畏缩缩躲在小玉身后，抢前一把，揪住了老鼠的耳朵，把他拖了出来，捉住老鼠的手梗子，啐道：

“你们快去拿把刀来，我来把这双贼爪子剁掉！这双贼手留下来做什么？一天到晚只会偷鸡摸狗！找死也不找好日子，我介绍人给你，要你去打炮，谁许你偷别人东西的？师傅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不等人家报警，我先把你这个死贼揪进警察局去，狠狠的修理修理，明天我就去告诉乌鸦，叫他把你吊起来打！”

“师傅——”老鼠挣扎着，仓皇叫道，一张瘦黄的小三角脸，扭曲得变了怪相。

“哦，”杨教头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上次不是我讲情，乌鸦早揍死你了，钢丝鞭的滋味你还记得么？”

杨教头扬手便给了老鼠两下耳光，打得老鼠的头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又用扇柄戳了他两下额头，才带着阿雄仔，扬长而去。他那一身肥肉，很有节奏的前后起伏波动着。

“你又偷人家什么东西了？”小玉问道。

“我不过拿了他一支钢笔罢咧，什么屁稀奇！”老鼠撇了一撇嘴，吐了一泡口水，“那个死郎，讲好三百，只给了老子两百。”

“哟，你什么时候又涨价了？三百？”小玉诧异道。

老鼠讪讪的咧开嘴，忸怩了半天，才吞吞吐吐道：

“他要来那一套。”

他伸出他那根细瘦的手臂，捞起袖子，露出膀子来。我们都凑过去看，藉着碎石径那边射过来的荧光灯，我们看见老鼠那青瘦的臂膀上，冒着三枚乌黑的泡疮。

“喔唷，这是什么玩意儿？”小玉用手去摸。

“哎——”老鼠触电般跳了起来，“别碰，好痛，是火泡子——那个死郎用香烟头烧的。”

“你这个该死的贱东西，你又搞这一套了，”小玉指着老鼠的鼻尖说道，“总有一天你撞见鬼，把你剁成肉饼吃掉！”

老鼠吱吱傻笑了两声，齙着他那一口焦黄的牙齿。

“小玉，”老鼠低声恳求道，“你去替我向师傅讲一讲，千万别去告诉乌鸦好不好？”

“我替你讲情，你怎么谢我？请我去看新南阳的《吊人树》吧？”小玉揪了老鼠耳朵一下，“你这个小贼，以后偷了东西，别忘记跟小爷分赃。”

“没有问题，”老鼠咧开嘴笑道，他低下头去，抬起手臂，瞅着

他自己臂上那几枚乌黑的燎泡，好象很感兴味似的。

小玉去了一会儿，回来向老鼠说道：

“师傅讲：暂且饶了你这条小狗命，下次再犯，一定严办！瞧瞧你那副德性，提到乌鸦便吓得屁滚尿流！我问你，你到底怕他什么？是不是他那个东西特别大，把你的魂吓掉了还是怎的？”

我们都大笑起来，老鼠也跟着我们笑得吱吱叫。乌鸦是老鼠的长兄，老鼠说，他自小便没了爹娘，是在乌鸦家里长大的。乌鸦在江山楼晚香玉当保鏢，脾气凶暴得了不得。老鼠在他那里，整天让他拳打脚踢，象个小奴隶一般。我们问老鼠为什么不跑出来。老鼠耸耸肩，也讲不出什么理，他说他跟乌鸦跟惯了。有一次，老鼠偷了一个客人一只手表，警察找到乌鸦家。乌鸦把老鼠吊了起来，一根三尺长的钢丝鞭一顿狠抽，打得老鼠许久伸不直腰，见了我们，佝起背，歪扯着脸，笑得一副怪模样。

“阿青。”

小玉在我耳朵旁叫了一下，悄悄扯了我一把衣裳。我跟着他，走下台阶，钻进那丛樟木林中去。

“拜托，拜托，”小玉抓住我的手臂，兴奋的央求道。

“怎么样？又要我替你圆谎了？怎么请我吧。”

“好兄弟，明天我带两个大芒果回来给你吃，”小玉笑道，“回头老周来找我，你就说我阿母生病，回三重埔去了。”

“算了吧，”我摇手笑道，“上次也是说你老母有病，他还信么？”

“管他信不信！”小玉冷笑道，“我又没有卖给他。懒得跟他吵罢咧！”

老周是小玉的干爹，两个人好好分分也有一年多了。老周

在中和乡开了一家染织厂，手头还很宽，一天到晚给小玉买东西。上个礼拜，老周才送给小玉一只精工表，小玉戴着那只精工表，到处亮给人看：“是老周买给我的！”我问小玉，是不是跟定老周了，小玉却吁了一口气，叹道：“老头子对我不错的，就是管得太狠，吃不消！”老周逼小玉搬到中和乡跟他住，小玉不肯，只答应一个礼拜去三四天。小玉是匹小野马，老周降不住他，两人常常为了这个吵架。

“这次又是个什么新户头啦？”我问道。

“告诉你，千万替我保密，是个华侨。”

“嘿，拜华侨干爹了呢！”

“师傅告诉我，是从东京来的，本省人，据说很神气，我这就到六福客栈去见他去。”

小玉说着，蹦蹦跳跳，便往树林子外面跑去，一面又回头向我叫道：

“老周那里千万拜托！”

树林中都是毒蚊子，站了片刻工夫，我的手臂已经给叮起好几个包了。我抓着痒，往外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只手，搭到我肩上。

“谁？”

我吓了一跳，猛回转身，却看见吴敏那张脸，在幽暗中，好象一张飘在空中的白纸一般。

“是你吓！什么时候出院的？”

“今天下午。”吴敏的声音微弱，颤抖。

“你这个家伙，出来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就是来找你们的，刚才老鼠告诉我，你跟小玉到这里来了。”